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五十四回 首妾入東宮口中得喜 西江尋老母耳內成驚

賽觀音心愛容兒，兼惜性命，口喚親哥，情願疊鋪床，只求搭救。容兒一口許允，含著嫩舌，吮啞一個不亦樂乎。看官且道：「青天白日，兩人綁在樹上，竟像關著房門，下著帷幔，半夜三更，在牙床之上，錦被之中，親嘴啞舌，調弄風情，豈非千古奇文。」正是：但餘三寸氣，便有一腔情。只解尋歡樂，誰能計死生。

老夫貪少艾，病骨戀紅裙。試比觀音女，癡愚勝幾分？

兩人正在調情，只聽一片喊殺之聲，馬嘶人驟，直奔過崗子來。賽觀音急睜眼看時，見吳天滿頭鮮血，玉觀音金冠失落，散發披肩，伏在鞍上，亡命逃跑。隨後兩個女子，各舞雙刀，潑風似的趕過崗來，正是碧蓮、翠蓮。賽觀音嚇得滿面涕淚，渾身抖戰。碧蓮姊妹趕下山崗，見吳天等跑遠，正待收馬，瞥見樹上兩人，高聲喝罵：「好沒廉恥的賤人，吃咱一刀！」驟馬趕來。容兒大叫：「我不是強盜，是文爺的人。」翠蓮喝道：「既是文爺的人，怎與這潑賤捆在一處？」碧蓮道：「與這賤人綁在一處，定是他一黨，被文爺拿住的了。妹子問他則甚，一齊砍了，省得這模樣怪刺刺的難看！」容兒著急，極聲喊叫道：「我是文爺家人，不是他一黨。」翠蓮一刀割斷帶子，說道：「單殺掉這潑賤人；這人真不像是強盜。」於是一手揪住賽觀音頭髮，掣刀便砍。容兒發抖，爬在賽觀音腳上，連連磕頭，只叫：「娘娘饒命！翠蓮喝道：「你果是文爺家人，豈肯反替這潑賤討饒？」容兒哭喊：「我實是文爺家人，這女人是文爺賞我做妻子；奚囊哥和我頑，捆在一塊的。」正在哭求，恰值奚囊飛騎前來。急叫：「奚哥快來救命，這娘娘要殺哩。」奚囊大喊：「這是我兄弟，不要動手！」碧蓮姊妹著忙，想要周旋。奚囊下馬，拉起容兒道：「好兄弟，你也快活夠了，該吃這一嚇！」看著賽觀音道：「這女強盜，料爺也不留他，不如殺了罷。」翠蓮道：「這位爺說是文爺賞他做妻子的。」奚囊大笑，把手在容兒鼻樑上直搗至嘴邊，說道：「可不害羞！爺許你什麼，好扯謊的猴子！我說你小鬼頭兒真個春心動也！」說罷，掣刀便砍。容兒扳住奚囊臂膊，哀告道：「好哥哥，看兄弟面上，饒了他！等兄弟求一求爺，爺不肯，憑你殺罷了！」碧蓮姊妹方知是假，騰身上馬，如飛的去了。

奚囊把賽觀音反縛兩手，喝道：「饒你一刀，快起來，跟著漢子走罷。好涎臉的孩子，看你戴甚鬼臉去求爺！」恰好驟夫拉著驟子，拈過大道，奚囊上馬喝聲：「都隨我來！」容兒死力推扶賽觀音上馬，自己復爬上原驟，跟著奚囊趕過兩層崗子，遇著嘍口來接，同進莊門。正值素臣坐在堂東，看奚奇勸問眾盜口供。原來素臣聽聞喊殺之聲，奔至莊前，恰值奚奇等全伙殺出，與衛高功等死戰。遠遠望見素臣模樣，個個喜得涕淚俱出，都道：「核桃之靈，驗矣！」喜極心開，勇力頓長，連頭目嘍，都精神百倍，個個像發威之虎，猛不可當。素臣神勇，從外夾攻，真如砍瓜切菜，殺得屍橫遍地，血流成溪。衛高功、褚積、胡群，俱被素臣殺死。奚奇等射殺相空，生擒褚宗、色空。吳天、玉觀音繞溪而逃，馬成龍兄弟在前截殺，碧蓮姊妹在後夾攻，吳天拼命死鬥，與玉觀音衝出圍去。又被碧蓮飛劍，將吳天頭皮削去一塊，翠蓮飛劍，將玉觀音一頂雉尾紫金冠，連頭髮剃去半截，直追出第二重崗子外去。馬成龍弟兄便同奚奇等，圍著素臣，環拜於地道：「恩爺若遲了半日，山莊便成齏粉矣！恩爺面色變紫，近看反不甚清，遠遠望見那身量勇力，便知必是恩爺，五行有救了！」素臣吩咐奚奇：「且先料理正事。」叫奚囊去喚容兒，拉把交椅，坐在堂東。奚奇不敢就坐，站在虎位前勸問。當勸得蟠龍寨中，共是兩員主將：吳天、衛高功；八員頭領：色空、相空、玉觀音、賽觀音、胡群、胡黨、褚積、褚宗；二十員頭目，二百名嘍口。衛高功係斬仁心腹，偽紮除授左府都督僉書；胡群、胡黨、褚積、褚宗，俱係斬仁門下閒漢，偽紮除授游擊將軍職銜；吳天紮授推誠誼運峨帽真人；玉觀音授峨帽左母元君；賽觀音授峨帽右母元君；色空、相空尚無封號。除原存看寨頭領胡黨並頭目二名，嘍口十二名外，實在逃脫者，止有吳天、玉觀音及嘍十八名，其餘非死即降。奚奇勸明賊數，正待發放，素臣忙喚至東邊，密囑道：「吳天此敗，銳氣大喪，餘孽無幾，必不能乘我不備，襲我不虞。但斬草者除根，縱虎者貽患。當及其喘息未定，遣將襲之，糧草軍實，營棚火器，皆我有矣！彼即幸而脫去，巢穴已空，整頓不易；若不急剿，則救兵一至，仍一敵國矣！」奚奇恍然大悟，即刻傳令，派馬成龍、馬成虎、元彪、宦應龍，領十名頭目，一百名嘍口，飽餐一頓，銜枚摘鈴，限三更時分，殺入蟠龍寨中，剿滅餘寇，掃蕩賊營，回來繳令。馬成龍等，得令自去。奚囊已帶容兒等進來，賽觀音跪在地下，磕頭如搗。容兒礙著人多，開口不得。轉是奚囊代稟道：「容兒要求爺開恩，饒這女強盜一死，賞給他做妻子哩！」素臣笑道：「你小小年紀怕沒有妻子，怎要這強盜婆起來？這樣人，怎留在身邊長久過得日子？往後懊悔嫌遲了！」容兒連連磕頭。素臣大笑：「好癡小廝！少磕些頭。那響聲多分擦破了皮了！」因叫賽觀音抬起頭來，仔細一看。但見：

愁痕滿眉，淚痕滿眼；雨打鮮花，風欺乳燕；

三分殺氣，七分慈善；七分正氣，三分媚軟。

素臣暗忖：還是中人之資，兼有貴相，與容兒正是一對；亦且盡有用處。喝令容兒解縛，帶過一邊。容兒急解其縛，同著叩謝起來。碧蓮、翠蓮忙攙扶進內，向他陪話去了。奚奇吩咐，將色空、褚宗二人，綁出斬首；其餘頭目嘍口，願降者收入隊伍，不願者釋放回家。左右頭目將二人綁起，颼的一聲，掣出腰刀。素臣忽然觸起念頭，喝道：「把色空殺了；且留下褚宗，帶到後邊，我要問話。」頭目疾忙收刀，把褚宗放綁，帶至聽濤樓下。素臣令頭目迴避，問褚宗道：「我問你一事，若說得明白，饒你一死！你在斬仁門下，知道前年九月中，連兵部牆門內張皮匠家，有兩個女子，……」褚宗不待素臣說完，忙答道：「小的知道這兩個女子，只求爺開恩。」素臣道：「這兩個女子，被斬仁搶去，一個投河，一個現在何處？若有半句虛言，終須吃這一刀！」說罷，掣出寶刀，怒目而視。褚宗戰兢兢的道：「小的實說，小的不敢扯一個字的謊，這個女子，叫做劉璇姑，是張皮匠……」素臣喝道：「不必說這閒話，你只講他現在何處，死活存亡便了。」褚宗便道：「不曾死，現在東宮爺處。」

素臣一聞此言，心頭放下一塊大石，定心細問道：「你且把劉璇姑被搶後情節，慢慢的備細說來。」褚宗定心細述道：「這是府中一個軍師單大哥單謀的計策，叫人去連府後門柴倉上放火，趁著鬧，用假票假差，把璇姑和他一個嫂子，騙搶下船。他嫂子先跳了河，這璇姑便跳不成，藏在東莊，誓死不從。公子幾番要苦毒他，又愛他相貌，怕著損傷；去引誘他，又引誘不動。只得央求一個人去做說客，誰知這人反被他說動，雙雙的跳出圈子去了。」素臣急問：「這人是誰？怎樣跳出圈子去？」褚宗道：「公子一個奶娘，姓真，真奶娘的女兒鸞音，年紀雖小，靈變異常，見多識廣，口舌利便，公子和夫人都歡喜信服他。公子要等他年紀大些，收他做位二夫人，說他的命是大貴之格，比夫人還勝幾分；因此才叫這鸞音去勸化那璇姑。那知一見璇姑，就如見了親人一般。這是看莊的古大娘說的，兩個人你憐我愛，好不親熱，一日直講到晚，想就定了計了。這鸞音一回去，必是說動夫人，此日一早，夫人領了一隊女兵到莊，將璇姑提入府中，鎖在內房，不容公子一面。公子求張良，拜韓信，買囑夫人親信之人去勸夫人，總不肯依，連法華庵的尼姑，都說不下來。直至十一月中，丹房裡一個道士，拐著一條手帕，叫小的哥子褚積，裝做一個什麼景日京，去騙夫人，說是他丈夫在南京操江衙門告准，在外要人，拿著他的信物為憑；若不放他出去，上本題參起來，就是禍事。夫人把那帕子給劉璇姑認明，是他丈夫的帕子；夫人信了，要打發他出官。轉是璇姑不信，說：『你家這樣勢力，啥仔操江察院，平空敢來要人？我在連家出來，便要人，也該向連家去要，怎不提連家一字？沒見連家一人？丈夫既告了狀，跟著文書提人，就該親來，怎又托甚景日京？況且告狀提人，也用不著帕子。必是丈夫因到此訪尋，或托景日京訪尋，無意中失去帕子，被公子拾著，來哄騙夫人。這景日京是通家往來，日常見慣的；夫人不信，只請這景日京進來一認，便明白了！』夫人真個依他說話，要景日京進去廝認，公子沒法，只得推調說：『景日京等得不耐煩，發了許多話，憤憤的去了。』夫人大怒，合公子大鬧一場。以後越防閒得緊了。公子也就灰了心了。不知幾時，聳動夫人，羞心腹進京獻策，老太監大喜，坐名下來，要鸞音、璇姑兩個，進與東宮。公子不敢違拗，夫人親送下船。去年五月裡起身，到了揚州，會齊了蘇、揚兩處採買的美人，六月動身，八月初頭，雙雙的送入東宮去

了。」

素臣聽了這一席話，真是愁如冰釋，笑逐顏開，喚進頭目來，吩咐解去其縛，賞一頓酒飯，放他逃生。褚宗叩謝而去。奚奇發放已畢，擺上酒筵，慇懃相勸。素臣席間備述別後之事，無不咋舌驚歎，羅拜於地道：「恩爺為國除奸，為民除害，真社稷蒼生之福也！」素臣詢問徵苗之事，奚奇太息道：「天下事不可為矣！自蒙恩爺提拔，眾兄弟感激圖報，願拼身捨命，掃蕩賊人，巨耐監軍冒神功與林爺作對，出疏參劾，削職回家。眾兄弟斬將奪旗許多功績，都冒在他名下，把他一營的將弁，都從優升敘。將葉兄弟敘了一個外衛鎮撫，眾兄弟俱署所百戶事，眾兄弟不服，俱棄職而歸，只在早晚可到。惟有解家兩兄弟，留在那邊，說是林爺叫他去赴任的。現在奏過蕩平，賊首潛藏深峒，將來正有變頭，看這鬪狗，可享得成富貴哩！」素臣聽了，不勝長歎。飲至四更，莊前人喊馬嘶，馬成龍等回來繳令：生擒玉觀音一名，降了五名嘍口，其餘頭領胡黨及頭目嘍口，俱被殺死，止逃脫吳天一人。寨中財帛糧草、兵器軍裝，盡數輦載而歸。臨行放起火來，把寨棚燒成白地。素臣叫把玉觀音放了綁，喚進來細看，見與賽觀音相貌不相上下。因問奚囊：「此女頗有貴相，賞你做妻子，與容兒做大小姨夫，何如？」奚囊道：「小的年紀尚小，不願與此女為婚。」素臣道：「你嫌他是失節之女麼？古來名將，配再婚之婦者甚多；蘄王夫人，尚屬娼家，後來建許多功業。此女亦出於不得已耳！其妹已配容兒，其姊復配於汝，此兩人皆有用之才，正欲使朝廷多得爪牙耳！汝宜從我，勿逆我意也！」奚囊兩眼酸酸的，不敢復言。素臣道：「明日叫他姊妹，改換裝飾，扮作村莊婦人模樣，方好走路。」碧蓮姊妹忙來攙扶玉觀音進去，與妹子相見，做一處宿歇不提。

奚奇等見素臣說明早便行，一齊懇留道：「難得恩爺駕到，千萬多留幾日，少盡小人們孝敬之意。」素臣道：「我有老母在家，恨不得插翅回去！只要堅守前約，後會有期，不必留我。」奚奇等不敢再留，見夜已五鼓，引素臣至密室中安歇。次日起身，奚奇備一輛暖車，三匹快馬，說：「這兩位嫂子雖是改裝，卻不便騎馬，恐被熟人看破，故備這輛車兒，下了帷子，便沒人見。這驢夫亦不便送去，小人已賞他銀子，另差人送爺。」素臣道：「如此甚好！」因作別起身。在路曉餐夜宿，非止一日。嘍口不知路徑，一直送至石頭口來，容兒問起土人，方知離南昌止有四十餘里，到了江口，打發嘍口回去。僱只小船渡江，竟到豐城，已是二月十五，忙忙的趕進城去，早已一輪皓月初升，萬戶朱門乍掩。一行人到了未家門首，百般敲打，並沒一人答應，腳夫焦躁起來，撥過一塊石頭，把門亂碰，震得檻桔俱動，轟天價響。容兒著爭道：「你招架人家門戶，怎這樣蠻撞，打下來便怎麼呢？」未家這牆門，本是闊大，西邊原是空地，隔著十幾丈才有人家；東邊又是洪儒住房，外麵包著簷牆，沒有壁鄰；對面照壁旗桿，更無人住。由著素臣等叫喊敲擊，竟無一人答應。直到腳夫用大石碰擊，響得利害，驚動遠一個鄰舍，走來喝問。素臣忙上前答道：「我們是蘇州來的，與未家是親戚。」那人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他家正為著蘇州親戚鬧出事來，躲得一家子影也不見一個！還說甚蘇州、常州，半夜三更，在這裡大驚小怪！」說訖，忽地打個寒噤，搖著頭道：「好夜涼，披著衣服，受了寒了！」一連幾步，跑回家去，關上了門，再也不出來了。素臣吃這一驚非小，安頓住了腳夫，飛步望縣前來。縣前這一條街，卻還熱鬧，行人未息，燈火尚明，忙進縣門，見縣官尚在堂上審事，幾步趕上月台一看，瞪了雙眼，走不下來。正是：

沙鴻覓爪迷前影，海燕歸巢失舊梁。

總評：

前回及此回頻點卜卦核桃，以見死心塌地，當與二十二回同讀。伏應勾鎖之法，方顯風雨羅浮之氣乃神。

寫容兒、觀音親嘴啞舌一段，真屬千古奇聞。然兩人既各動春心，兩形又鉤連不解，賽觀音復為異香所觸，春興勃然，且望容兒救命，尤有宛轉求憐之意，則其親嘴啞舌，固非情理所必無者矣。作者恐不察情理之迂儒笑其荒唐，以為無此理，故以但餘三寸氣數語示之。老夫貪少艾，病骨戀紅裙，其危險有甚於此兩人者。食之戀之者，比比皆是，又何獨於此兩人而疑之。

虎位前勘問一段，敘次井井，密囑遭截，大得兵機，此乃摧枯拉朽，非窮寇莫追之比。當取不取，養寇貽患矣，不可不知。

素臣忽然觸起念頭，如饑鷹劈翅，駭疾可喜。將與素娥等團聚，法應聯絡璇姑，且必有入宮之信，方可懸待。尤為為好成空一回伏脈，此雙管齊下之法。

夫人信了打發出官，轉是璇站不信，寫璇姑慧心真如水晶玻璃，了無障礙，此謂透骨聰明。